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### 第三回 粉金剛義識賽元壇 錦上天巧遇祁子富

話說公子羅焜同那黑漢交手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鬥了八九個解數：羅燦在旁看那人的拳法，不在兄弟之下，讚道：“倒是一位好漢！”忙向前一手格住羅焜，一手格住那黑漢，道：“我且問你，你是何人？為甚麼單身獨自躲在這古廟之中，作何勾當？”那人道：“俺姓胡名奎，淮安人氏，祇因俺生得面黑身長，因此江湖上替俺起個名號，叫做賽元壇。俺先父在京曾做過九門提督，不幸早亡。俺特來謀取功名，不想投親不遇，路費用盡，祇得在此廟中權躲風雪。正在瞌睡，不想你二人進來，吵醒了俺的瞌睡，因此一時動怒，相打起來。敢問二公卻是何人？來此何幹？”公子道：“在下乃世襲興唐越國公羅門之後，家父現做邊關元帥。在下名叫羅燦，這是舍弟羅焜，因射虎到此。”胡奎道：“莫不是粉面金剛羅燦、玉面虎羅焜麼？”羅燦道：“正是！”那胡奎聽得此言，道：“原來是二位英雄！我胡奎有眼不識，望乞恕罪！”說罷，翻身就拜。正是：俊傑傾心因俊傑，英雄俯首為英雄。二位公子見胡奎下拜，就忙忙回禮。三個人席地坐下，細問鄉貫，皆是相好；再談些兵法武藝，盡皆通曉。三人談到情密處，不忍分離。羅燦道：“想我三人，今日神虎引路，邂逅相逢，定非偶然！意欲結為異姓兄弟，不知胡兄意下如何？”胡奎大喜道：“既蒙二位公子提攜，實乃萬幸，有何不中！”公子大悅。當時序了年紀，胡奎居長，就在元壇神前撮土為香，結為兄弟。正是：

桃園義重三分鼎，梅嶺情深百歲交。

當下三人拜畢，羅燦道：“請問大哥，可有甚麼行李，就搬到小弟家中去住！”胡奎道：“愚兄進京投親不遇，欲要求取功名，怎奈沈謙當道，非錢不行。住在長安，路費用盡，行李衣服都賣盡了，日間祇在街上賣些槍棒，夜間在此地安身，一無所有，祇有隨身一條水磨鋼鞭，是愚兄的行李。”羅燦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請大哥就帶了鋼鞭。”拜辭了聖神，三位英雄出了廟門，一步步走下山來，沒有半箭之路，祇見羅府跟來的幾個安童尋著雪跡，找上山來了，原來安童們見二位公子許久不回，恐怕又闖下禍來，因此收拾抬盒，尋上山來，恰好兩下遇見了。公子令家人拉了馬，替胡奎抬了鋼鞭，三人步行下山，乃在梅花嶺下賞雪飲酒，看看日暮，方纔回府，著家人先走，三人一路談談說說，不一時進得城來，

到了羅府，重新施禮，分賓主坐下，公子忙取一套新衣服與胡奎換了，引到後堂。先是公子稟知了太太，說了胡奎的來歷鄉貫，纔引了胡奎，入內見了太太，拜了四叩八拜，認了伯母，夫人看胡奎相貌堂堂，是個英雄模樣，也自歡喜。安慰了一番，忙令排酒。胡奎在外書房歇宿，住了幾日，胡奎思想：老母在家，無人照應，而已家用將完，難以度日，想到其間，面帶愁容，虎目梢頭流下幾點淚來，不好開口，正是：

雖安游子意，難忘慈母恩。

那胡奎雖然不說，被羅焜看破，問道：“大哥為何滿面愁容？莫非有甚心事麼？”胡奎嘆道：“賢弟有所不知，因俺在外日久，老母家下無人照應，值此隆冬雪下，不知家人何如，因此憂心。”羅焜道：“些須小事，何必憂心！”遂封了五十兩銀子，叫胡奎寫了家書，打發家人連夜送上淮安去了。胡奎十分感激，從此安心住在羅府。早有兩月的光景，這也不必細說。

且說長安城北門外有個客店，是個寡婦開的，叫做張二娘客店，店中住了一客人，姓祁名子富。平日卻不相認。祇因他父親祁鳳山做廣東知府，虧空了三千兩庫銀，不會謀辦，被奸相沈謙上了一本，拿在刑部監中受罪，這祁子富無奈，祇得將家產田地賣了三千多金，進京來代父親贖罪。帶了家眷，到了長安，就住在張二娘飯店。正欲往刑部衙中來尋門路，不想祁子富纔到長安，可憐他父親受不過的刑法，頭一天就死在刑部牢裏了。這祁子富聞父親已死，祇得痛哭一場，那裏還肯把銀子入官，祇得領屍埋葬。就在張二娘店中，過了一年，其妻又死了，祇得也在長安埋了。並無子息，祇有一女，名喚巧雲，年方二八，生得十分美貌，終日在家幫張二娘做些針黹。這祁子富也幫張二娘照應店內的帳目。張二娘也無兒女，把祁巧雲認做個乾女兒，一家三口兒倒也十分相得。祇因祁子富為人固執，不肯輕易與人結親，因此祁巧雲年已長成，尚未聯姻，連張二娘也未敢多言。

一日，祁子富偶得風寒，抱病在床，祁巧雲望空許願，說道：“若得爹爹病好，情願和廟燒香還願。”過了幾日，病已好了，卻是清明時節，柳綠桃紅，家家拜掃。這日巧雲想要代父親各廟燒香了願，在母親墳上走走，遂同張二娘商議，備了些香燭、紙馬，到各廟去還願，上墳。那祁子富從不許女兒出門，無奈一來為自己病好，二來又卻不過張二娘的情面，祇得備了東西，叫了一隻小船，扶了張二娘，同女兒出了北門去了。按下祁子富父女燒香不表。

單言羅府二位公子自從結義了胡奎，太太見他們成群，越發不準出門，每日祇在家中悶坐，公子是悶慣了的，倒也罷了，把這個賽元壇的胡奎悶得無奈，向羅焜道：“多蒙賢弟相留在府，住了兩月餘。足跡也沒有出門，怎得有個開朗地方暢飲一口也好！”羅焜道：“祇因老母嚴緊，不能請大哥。若論我們這長安城外，有一個上好的去處，可以娛目騁懷。”胡奎問：“是甚麼所在？”羅焜道：“北門外滿春園，離城祇有八里，乃是沈太師的花園，周圍十二里的遠近，裏面樓臺殿閣、奇花異草，不計其數。此園乃是沈謙謀佔良民的田地房屋起造的，原想自己受用，祇因公子沈廷芳愛財，租與人開了一個酒館，每日十兩銀子，今當桃花開時，正是熱鬧時候。”胡奎笑道：“既有這個所在，咱們何不借游春為名前去暢飲一番，豈不是好！”

羅焜看著胡奎，想了一回，猛然跳起身來說：“有了，去得成了。”胡奎忙問道：“為何？”羅焜笑說道：“要去游春，祇得借大哥一用。”胡奎道：“怎生借俺一用？”羅焜道：“祇說昨日大哥府上有位鄉親，帶了家書前來拜俺弟兄三個，俺三人今日要去回拜，那時母親自然許得我們出去，豈不是去得成了！”當下胡奎道：“好計，好計！”於是大喜，三人一齊到後堂來見太太，羅焜道：“胡大哥有一位鄉親，昨日前來拜了我們，我們今日要去回拜，特來稟告母親，方敢前去。”太太回道：“你們出去回拜客，祇是早去早回，免我在家懸望。”三人齊聲說道：“曉得！”當下三人到了書房，換了衣服，帶了三尺龍泉，跟了四個家人，備了馬匹，出了府門，一路往滿春園去。

不知後事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